



青山应如是

■程应峰

走一趟崇阳，游了两个村落，重登青山水库，攀爬金柜山，颇为尽兴。

两个村落分别是铜钟乡坳上村和青山镇东流村。坳上村坐落在山坳之中，却颇具城市公园气息，清新宜人。村中有一座千年古桥，名唤雨林桥，单孔石拱，由青石块铺建而成，据说是古代通往县城的必经之地。

东流村环境优美，以“一山一洞一湖”闻名。山为白岩山，山上近万亩野樱花，花开时节，群峰沸腾，气象万千；洞为大泉洞，天然溶洞，泉水涌流，钟乳石千姿百态，妙趣横生；湖为青山湖，是自然加人工的大型水库，湖光山色，美不胜收，宛若世外桃源。

东流村地势东高西低，临秀水，钟灵毓秀，底蕴深厚，物阜民丰。这里有连片的春橙基地、热闹的渔村渔街，还有中药材黄精基地、白芨基地，以及桃花岛民宿集群……是休闲康养的好去处。

从东流村出发，在青山湖的尾汊上船。满目山水相衔，湖光潋滟，让人一下子提足了精气神。阳光洒在多湖汊的水面上，水波粼粼，浮光跃金，如梦幻。崇山秀树倒映水中，令人沉醉倾心。低头抬头间，总有湖鸟掠过水面，激起一圈圈涟漪，又欢快地离去。

身在船上，感受着身前身后流动的山山水水，有人兴奋地喊出声来：“太美了！太美了！”有人端着专业相机，一个劲儿地按着快门。有

人站在船头船尾，与水花亲近，同湖鸟嬉戏，满脸喜悦。

掌舵的船老板被众人的喜悦感染，不禁感慨：“青山水库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，既有自然风光，也有历史承载。没有当年建设者修堤筑坝的巨大付出，哪来今天如诗如画的美景。”

刹那间，我的思绪回到了岁月深处。1967年底动工兴建的青山水库，以四万之众，历经七载，方才基本建成。水库大坝高127.5米，坝长507米，顶面宽60米，承雨面积441平方公里，总库容4.48亿立方米，集防洪、发电、灌溉、航运、养殖等功能于一体。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，那些对美好未来怀揣憧憬、战天斗地的场景，以及建设大军移山筑坝的画面，怎能让人轻易忘怀。

说话间，远远望见一片农庄，那是我们中午休息用餐之处。船缓缓靠岸后，有同行者急急匆匆跳下，提着相机拾级而上，尽览湖光山色，而后钻进庄主的果园。桔子缀满枝头，黄澄澄的。摘一个，剥开丢进嘴里，汁足肉厚，满口香甜。庄家除了桔园，还种有蔬菜，养了不少家禽家畜。午饭时，满桌菜肴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，大家吃得亦乐乎。

农庄旁边就是金柜山。午饭后坐船来到山下，天气虽冷，却不妨碍我们享受爬山之乐、体验登顶之快，俯瞰青山阔水，欣赏大好风光。登临顶峰的一刻，看到山底下看不到的大气气象，心底油然而生一种极尽畅快的喜悦。



汽车驶离青山水库大堤时，在崇阳工作至退休的朋友感慨：“青山水库是崇阳城镇居民的重要饮用水源地。崇阳人民敬它、爱它，保护着它的面貌和内涵。青山水库，象征着崇阳百姓的纯洁之心。”

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自然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，这样的坚守无疑是值得的。用心的守护，才能让绿水长流；着意的呵护，才能让青山

常在。在崇阳，青山水库是无可争议的生态屏障，是这一方天地的生态宝藏。

置身于此，蓦然间，辛弃疾那句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脱口而出。透过车窗望着美丽的青山水库，不禁从宋词中挑出几个字来表达对它的喜爱——青山应如是。是啊，想必绝佳的青山绿水，皆应如此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山坳淌出山歌来

■蓝飞燕

晨雾还未散尽，歌谣就从山坳里淌出来了。不是唱出来的，是淌——贴着地皮，漫过草根，绕过田埂，不声不响地聚到晒谷场上。

我蹲着看祖母染布。她半夜就起了，那匹布在缸里浸了又浸，提了又提。此刻提起来，蓝得发黑，沉甸甸地往下坠，颜色深得能映出人影。“三月三，要经得住太阳晒。”她用手背抹汗，汗珠落在布上，不留痕迹。这染布的方子，传了六代人。

隔壁阿婆家的五色糯米饭熟了。黑是黑，白是白，在竹屉里排着队，像谁把彩虹剪碎了铺在蒸笼上。这些颜色都有讲究：枫叶采自山阴面，黄姜用老根，紫蓝草在晨露未干时摘下。阿婆说，这是她祖母的祖母传下的规矩。

晒谷场边的老榕树，是一棵会听歌的树。它垂着长须，须子上系满绣球，红红绿绿的。风一来，绣球就转起来，满树都活了。树下的石凳被磨得光亮，一代代人坐上去，将它磨成了一块镜子。寨老说，树下对歌从周朝就开始了，《周礼》上“仲春之月，令会男女”这句话，他背得烂熟。时光荏苒，山水风貌都变了，对歌却从未断过。

对歌的人还没来，担子先到了。酸野担子两头的箩筐一摇一晃，青芒果的酸和腌萝卜的咸混在一起。卖米粉的揭开木盖，热气“呼”地蹿上来，炸黄豆在油花里打转。画糖画的汉子不吭声，铜勺一斜，糖稀流在石板上，硬了就变成一只壮锦纹样的蝴蝶。孩子们盯着看，连呼吸都放轻了，生怕吹散它。

歌圩真正开始，是在傍晚时分。阿哥站在东头，阿妹站在西头，中间隔着晒谷场。歌声起初像撒谷子，试探着，后来渐渐密了，连成一片。有个后生唱到一半忘了词，站在那里，满脸哄笑。他挠挠头，突然从怀里掏出绣球扔了过去。人们先是一愣，接着叫好声比刚才的笑声还响。被抛中的阿妹红了脸——不是羞的，是太阳晒的，五



图片由AI生成

色饭染的，山歌醉的。

我挤到人群前头，看见祖母也在唱。她的声音苍老了，歌词却依然鲜活：“那年三月三，阿哥去戍边，绣个绣球带身上，子弹绕着走。”全场静下来，静得能听见榕树叶落地的声音。不知谁起了头，歌声又涨起来，这一次是浑厚的合唱，像红河涨水，把每个人的声音卷进去，又托起来。寨老说，这歌圩不只是对歌谈情，更是壮家人“以歌为史”——从开天辟地到祖先迁徙，都编在歌里，一代代唱下来，比写在纸上的字还牢靠。

暮色沉下来，篝火在河滩上亮起七八堆，河水映得发红。竹竿碰响的声音和笑声混在一处。我脱了鞋走进浅水，石头硌着脚心，凉嗖嗖，又有

些痛快。对岸的山黑压压的，山歌还在飘，像萤火虫，明明灭灭。

回寨子的路上，月光把山路照成银带子。祖母的染缸还在屋檐下，蓝靛水静得像另一片天，里面浸着月牙。明天，这些布就要做成衣裳，穿去歌圩。

寨老说，2014年，“壮族三月三”列入了国家级非遗。我忽然明白，染缸里的蓝，蒸笼里的五色，老榕树上的绣球，晒谷场上的山歌，从来不只是节日的喧腾，它们是一个民族几千年来，用双手和歌喉在时光的缝隙里，一点点焐热的、不曾熄灭的火种。这火静静地燃着，照亮来路，也暖着归途，让每个寻常日子，都有了根、有了魂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■惠军明

农历三月的风，渡过渭水，才算真醒。

它从长安坊墙的巷道里挣脱出来，拂净城市乡间的烟火尘嚣，褪去黄土高原的粗犷，浩浩荡荡从初解冻的阔大水面推涌而来，挟着冰凌相撞的微响，带着饱含水汽的清冽，瞬间荡涤人心。

头顶的天空是极浅的一方蟹壳青，干净得像一块古法新制的澄心堂纸，虚悬着，静待“笔落惊风雨”。

那笔墨，就是一只只脱手而出、扶摇直上的风筝。起初，天际仅一两个孤独的墨点。一转眼，墨迹就丰沛起来，恣意渲染。那边是只玄黑雄鹰，双翼凝定，巡弋高空。这里一串赤金蜈蚣，扭着百节身躯，喧闹着往云深处游去。更有华美的凤、斑斓的蝶，还有用颜料泼洒出的各种彩鸾，拖着长长的尾羽飘带，在风里舞蹈。而放风筝的人，就是这天地间不自觉的书法家，运笔力道不凭手腕，全靠掌心对风的感知，还有指尖那道丝线的回响。

我看得最久的，是水畔一个独坐的老者。他手里是只素净的沙燕，除了两点墨睛，再无他色。他安然坐在一截枯朽的柳根上，手上那只古朴的线轴应和着风势，极慢也极稳地转动。那沙燕飞得也别致，不争先恐后往云深处游去，在不远不近的半空悠然盘桓。随着他手腕几乎无法察觉的提顿，时而向左画出一道平缓的弧，时而凌空一滞，像是在沉吟。人与鸢，像一对心意相通的故交，风筝放出去的沉静心事，在汤汤渭水上无声诉说，而人凝望的不是风筝，而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远方。

热闹终究是孩子们的。一个六七岁的男孩，正跟他的“孙大圣”较劲。那“孙大圣”身披金甲，头戴雉翎，十分顽劣，不是一头栽进草窠，就是醉汉似的在低空打着旋。男孩鼻尖沁出细汗，小脸涨得通红，不服输地一次次迎风奔跑，嘴里呼喝着，给那不听话的猴头鼓劲。一阵好风抛掷，“孙大圣”借势一个漂亮筋斗翻稳了身，昂首向上攀去。男孩也骤然停步，仰头，微张着嘴，看痴了。

春风亦有顽皮时。两只彩蝶和锦鲤风筝本在各自悠悠游，忽被一阵旋风推搡到一起，丝线便纠缠不清。地上的两位主人，一个提篮子的老太太，一个戴耳机的少年，也被这桩空中事故牵到一处。起先他俩各执一端想拉开，谁知那无形的结反倒越缠越紧。没办法，两人只好凑近，比划着，你松我紧，你收我放，笨拙又认真地一起解着高空这个“谜题”。最终，缠绕总算解开，两鸢各自翩然远去，老太太和少年相视一笑，如释重负。

当然，也有决绝的远方。不知谁家的风筝“嘣”的一声，线断了。那是一只寻常的瓦片鸢，失了牵绊，反倒有了一股说不出的轻快。它乘着更强的风，往渭水对岸那片青黛色的塬上飞去，一直没入天际。它的主人——一个半大孩子握着空空的线轴，只是望着，眼里似乎有一点自己从未察觉的羡慕。

日头西斜，夕阳给渭水镀上一层融化的琥珀。风软了下来。到了收线的时刻，总带点慵懒的怅惘。天上的繁华落了幕，高飞的鹰隼敛翅而下，喧腾的蜈蚣委顿于地。孩子们将疲惫的“孙大圣”与“哪吒”收回怀中。天空，这巨大的舞台，灯火渐熄，将那片无垠的寂静重新交还给流水与暮色。

人散了，河滩又空旷下来。几截遗落的断线，挂在枯草上，在晚风里微微颤动，闪着最后一点微弱的光。

来时空空的心绪，被俗事揉成一团，这会儿倒叫这浩荡的长风与满天的丝线给熨平了。回去的路上再回望，暮色四合，渭水如墨，天空净无一物，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可我知道，风鼓起的憧憬，线传递的渴望，那些纠缠与解脱，还有那场孤独又自由的远行，都沉进了这古老河床的记忆深处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图片由AI生成



“核”谐之海



■张殿元 摄于福建漳州核电基地